

## 美新处报道 《福特说明出国访问的重要性》

【美新处华盛顿十一月十五日电】题：福特举例说明出国访问的重要性

福特总统说，“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他应当在下周访问日本、南朝鲜和苏联，虽然美国将没有一位副总统。

总统说，他将谋求改善美国同日本和南朝鲜的关系，并且将设法在他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下同）会谈时“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奠定较为广泛的基础”。

福特这番话是在十一月十四日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参加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十五届代表大会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讲的。

在会上问答的记录摘要如下：

问：你谈到了国家没有一个副总统的危险性，你准备星期天去日本，那里有可能发生某种暴力行动。在日本之行中，你期望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使你值得冒这样的风险？

答：我将访问三个十分重要的国家，在这三个极其重要的国家中，两个国家——日本和南朝鲜——同我们有良好的关系，有条约，我们是盟国，我们希望加强这种关系。第三个国家是苏联，我们一直在设法同它取得缓和，扩大缓和，我们有希望为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确定一个更广泛的基础。

当把有所得的方面加在一起时，我认为，就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作为总统，我应当去日本，扩大我们同日本的良好关系；我应当去南朝鲜，这是一个坚强的盟国，以便解决一些分歧（如果有的话），以及扩大我们的关系；我应当去苏联，以期在缓和和削减武器方面取得某种进展。

问：最近在中东有人谈到阿拉伯可能再次实行石油禁运。你是否有任何对付这样一种行动的应急计划，其中是否包括可能改变我们同以色列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关系？

答：我们的计划旨在使以色列同埃及或其他阿拉伯国家通过谈判取得一项解决办法或新的解决办法。这些就是我们的计划，我认为，如果我们继续建设性地实行这些计划，它们会带来某种成功。

问：你任职的头一百天快到了。你如何估计你的得失，你的主要挫折和成就？

答：我认为我们做得最好的事情第一是对纳·洛克菲勒的提名；第二是召开了经济最高级会议，以及制定了一项应付不断削弱的经济和通货膨胀引起的各种问题的一项良好的、可靠的经济计划。

我认为我们已经为在中东取得成功打下了新的基础。我们改变了关于次大陆地区的某些政策的方向。

此外，我们增加了达成第二个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可能性，大约

十二天以后我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会谈将进一步增加这一可能性。

一些令人失望的事情是：我们有一些极为失策的地方。国会阻碍了我自己和基辛格国务卿对于解决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塞浦路斯问题可能作出的努力，我认为这是极其错误的。

【合众国际社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十一月十四日电】福特总统今晚说，美国经济在反对通货膨胀的斗争中已经渡过危险时期，他预测，虽然衰退将恶化，但是美国并没有面临象三十年代大萧条那样的情况。

福特承认，失业率必然将超出目前的百分之六，但是他要求国会不要作出过分反应而重新引起通货膨胀。

总统在参加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现在通货膨胀实际上已开始下降。”

【美联社伦敦十一月十四日电】（记者：加弗向）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今天主张美国加强同中国和法国的联系，他称这两个国家是亚洲和欧洲最重要的国家。

这位蒙大拿州民主党人在巴黎会见了法国总统德斯坦，同德斯坦讨论了中国和其他世界问题，后来他接受记者说：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可能很快就要讨论福特总统于最近将来访问中国的安排。基辛格在陪同福特总统于十一月底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同俄国人举行最高级会谈之后，即将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们会谈。

曾担任过亚洲问题教授的曼斯菲尔德本人希望很快就访问中国。他是到伦敦来参加北大西洋（北约）议会大会的年会的。

曼斯菲尔德提到他打算不久向参议院提出的两项法案。

第一项法案将在贸易和经济关系方面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第二项法案将继续他十五年来进行的这一运动：要求把三十万驻欧美军减少百分之五十。他说，减少驻军的工作将在五年内分阶段进行。

关于中国，曼斯菲尔德在回答一个问题时说：“我和国会中其他许多人竭力赞成扩大同中国的技术和经济合作——甚至超过同苏联的合作。太平洋地区的前途系于中国、日本和美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今后几十年，中国将成为这个地区的事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增加我们同他们的合作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

“比方说，今年美国希望向中国销售十亿美元的货物——并且从中国购买不到一亿美元的货物。”

## 曼斯菲尔德主张美加强同中、法的联系

【美新处华盛顿十一月十五日电】题：基辛格举行行前记者招待会 下面是国务卿基辛格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全文（本刊作了删节）： 基辛格国务卿：让我首先非常简单地谈一谈这次旅行的目的。

你们会记得，总统对日本进行一次访问是在去年的一项日—美公报中预言过的。当时宣布访问将在一九七四年年底以前进行。这将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因为它将是一位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日本，从而反映了我们对同日本的关系的极大重视。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太平洋地区未来的稳定有赖于美日之间的密切谅解，总统的访问及其带来的同日本领导人充分交换意见的机会正是这种关系的象征。

访问朝鲜是访问日本的自然补充。我们到那个地区而不访问朝鲜就不可能不引起严重的怀疑，即我们对朝鲜承担的义务是否仍然象以往一贯那样。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下同）的访问反映了两个核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彼此经常进行接触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在美国更换政府之后就特别尖锐，这种接触可以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就我们的一系列关系问题，就可能会出现困难交换意见，更加重要的是，就如何给他们双方表示的对缓和承担的义务带来势头交换意见。

问：我想问一下，鉴于昨天和今天从中东地区传出的关于以色列可能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苏联向叙利亚运进大批军事装备、有人到戈兰高地进行访问等等的大量消息，你对于中东现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有何估计？

## 《基辛格举行行前记者招待会》

答：显然我们已看到这些消息，我们正在紧急地对这些消息进行核对。我们不能相信，中东任何一方在目前情况下会采取战争的手段。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一个大国会在一个象中东这样严重而且可能是爆炸性的局势中故意地鼓动战争。美国肯定反对那种认为中东问题能以军事行动得到解决的主张，并将运用它对所有方面的影响来防止发生这种情况。它希望其他所有能够这样做的国家都将发挥同样的加以抑制的影响。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军事行动迫在眉睫了。

问：在你的旅行中的另一个地点将是今年到北京去。你是否预料这次访问会在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或取得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答：美国和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良好的，这种关系正在按我们前几次访问，包括上一次访问期间预见到的那种方式发展。 每次访问都是在促进关系正常化这个总的范围内进行的，而且都表明在关系正常化方面前进了一步。我并不预料这次访问的结果会发表什么戏剧性的公告，但是我预料会继续取得象我们前几次接触中所取得的持续进展，而且会进一步改善我们的关系。

问：你能不能向我们较为透彻地谈谈你对目前中东局势的估计？ 答：总统和我今天上午同施莱辛格部长进行了会晤，我们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以及当突发事件出现时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它们进行了研究。 我重复一下，这是一种正常的防患未然的作法。我们预料不会出现突发事件。我们不相信，苏联会在总书记和总统会晤之前鼓励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我们也不能相信中东的任何一方会如此不顾一切地采取军事行动。战争多半不会发生。如果发生战争，我们已制定了对付的应急计划。

问：国务卿先生，我想提一个关于远东之行是否明智和时机是否合适的问题，特别是关于访问田中首相和他在国内遇到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谈谈在苏联举行会议的地点，这个地点不是在同中国发生争执的领土上，便是接近同中国发生争执的领土上。

答：对任何国家的访问是对政府的访问而不是对任何个人的访问。我们对于田中首相可能有或者可能没有什么困难不发表任何意见，因此我不接受你提出的问题的基本前提。关于同苏联举行会议的地点，这是一个讨论过的问题，我们没有接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不满足意见。

问：你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最高级会谈中就战略武器取得成就方面抱有的最大希望是什么？ 答：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牵涉到许多武器系统、许多技术，事实是，正如我在若干场合所指出的，双方的力量是以不同的方式设计的，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作比较有时是困难的。因此，很难预言任何具体的成就。

## 福特召集各部门负责人研究 将向国会提出的削减预算案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一月十三日电】(记者：海伦·托马斯)福特总统今天号召所有美国人和他夫妇两人一道压低开支。他召集了各部门和各机构负责人最后研究削减预算问题。这项要求将在第九十三届国会提出。

福特在同政府负责官员举行的两次会晤中和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斯科特举行的早餐会上讨论了削减预算的问题。他还向斯科特重申了他的这一愿望，即希望国会尽快批准让洛克菲勒担任副总统的提名。

福特在同斯科特的会晤中，概述了他将向国会提出的把预算案共削减五十多亿美元、从而把一九七五财政年度预算削减到三千亿美元左右的建议。他还向斯科特谈了将向国会山优先提出的一揽子立法案。

然后，他向各部和各机关负责人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对拟议

中的一百四十四项削减预算建议中的一部分提出他们最后的反对论点。上述预算咨文将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即在福特远东之行归来之后，向国会提出。

福特在下午三、四点钟左右，从这些会晤中抽时间去参加了一个特别仪式。在这个仪式上，他和他的妻子贝蒂在美国第一份消费者反通货膨胀决心书上签了

【合众国际社纽约十一月十三日电】一些

经济学家今天说，福特总统已承认美国正在进入经济衰退，这种情况可能使政府改变政策以减少失业和刺激经济。煤矿工人的罢工把正在下降的经济进一步推向衰退，而汽车工业解雇更多的工人是一个新的证据，表明某些工人和某些工业为此正在作出的重大牺牲。

在白宫第一次承认

名。福特要求全国的消费者、企业家和工人在类似的决心书上签名。这一切都是他的“立即制止通货膨胀”运动的组成部分。

福特还在白宫召集了沿海各州的州长，共同讨论开展沿海石油勘探工作的可能性，作为摆脱能源危机的另一个出路。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十一月十三日电】(记者：海伦·托马

斯) 白宫第一次承认，国家正在进入经济衰退。

福特今天通知参院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参加一次早餐会议，以便讨论经济问题和福特向十一月十八日开始的国会会议提出的优先立法的单子。预料，福特将竭力要求通过他的对中上水平收入的人征收百分之五的附加税的主张，以此来限制经济平衡预算。

### 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

#### 要政府把经济政策重点放在对付经济衰退

发生经济衰退后，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要求改变经济政策，使其重点是对付经济衰退，而不是对付通货膨胀。

【法新社华盛顿十一月十二日电】这里越来越认为，美国政府可能不得不比它的计划为早地使经济再度膨胀。

美国现在进入经济衰退已有几个月了。在本月选举以前，政府继

续认为通货膨胀为头号敌人，直到物价开始下

降以前把对付通货膨胀问题置于比刺激经济为优先的地位。

这种状况由于两件事情发生了变化：民主党人大批进入国会以及经济呆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所引起的实际后果。政府官员们现在悄悄地表明，他们大概无法象原先计划地那样实行他们的紧缩开支的计划了。

### 《视界》杂志谈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情况

## 《在克里姆林宫的……心脏》

【本刊讯】八月十日在墨西哥出版的《视界》杂志刊登乔治·赫勒尔德写的一篇专稿，题目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心脏》，摘要如下：

当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数月前访问莫斯科时，共产党的最高头目勃列日涅夫向基辛格的助手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表示祝贺，说他气色很好。基辛格用开玩笑的口吻解释说：“这不奇怪……赫尔穆特爱喝百事可乐。”勃列日涅夫随即哈哈大笑说：“那好，我们都会很快气色好起来，因为我们也要喝百事可乐了。”

这里指的是在苏联开设了第一家百事可乐厂而言。目前，百事可乐将只供俄国特权阶层消费，他们大概又把百事可乐当作专享品。

一百万人的特权阶层 事实上勃列日涅夫一家，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尤里和加林娜，作为全国第一家庭正在为社会做出样板，十月革命半个世纪以后，这个社会已经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他们象西方世界任何资产阶级一样，渴求和爱好舒适。

不言而喻，职位居高的人总是享有特权的，但是目前这些特权已经推及到一个新生的阶级：官僚、企业管理人员、厂长、技术人员、会计、工程师、科学家、医生、作家和艺术家。他们同其家属一起，构成了一个一百万人左右的集团。这些特权人士中的大部分人占有宽敞的住宅，驾驶自己的小汽车，在特设的饭馆里吃饭，并在专门为他们开放的商店里购置食品和家庭日用品，他们把衣服送到布达佩斯去制作，到西欧和地中海去旅行。此外，他们还总是有权在位于首都南面的松树林的被称作“别墅地带”的五万所别墅中获得一所房子。例如，勃列日涅夫在巴尔维卡附近拥有一所巨大的别墅，米高扬住在祖巴洛夫附近的一所宫殿里，过去这所房子曾属于一个百万富翁，至今仍保留着大理石的阶梯和壁毯。

新一代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苏维埃国家除了给它的统治阶级成员这些特权外，还容许收入悬殊现象存在。例如一家工厂的厂长所赚的钱可

以比一个机械师高出十五至二十倍。工人们对自己的劳动创造的产值的分配并不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更大的影响。这不会把得利者变为资本家，——因为他们不是工厂主，而仅仅是控制着工厂——但是，他们相对的富有改变了他们的社会举止。因此对于这样一个上层集团的成员来说，已经无需把他们的子女送到车间去，而是设法使他们不必弄脏双手，使他们去读工科或经济学。越来越多的苏联学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或哈佛商业学校毕业，或者在已在俄国开设的一些美国商业学校函授班就读。那些没能毕业的学生常常有足够的关系能在电台、电视台、报界或外交使团找到工作。

红色资产阶级的子女们，更胜于他们的父母一筹，正是他们在俄国大城市里确立生活方式。他们倾心于来自西方的一切，包括时髦的衣式、照相机、半导体收音机、高度精密的仪器、香水、饮料、“大众”音乐以及图画艺术。这些青年中的大部分人在衣着、跳舞及主办和光顾当地的唱片欣赏会的方式同西方青年并无什么区别。人们都知道加林娜·勃列日涅夫为了购买东西经常化名到巴黎去旅行，她不是唯一到巴黎去的人。

在克里姆林宫里，已经没有人对“世界主义”的各种表现皱眉头。如果考虑到苏联领导人自己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宴请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及其夫人的话，那么这就更无所谓了。事实上这些新的特权阶层成员的言谈、想法正逐步使他们越来越脱离自己比较不富裕的同胞们。

当然，有一些工人和大学生抵制这种姿态并宣称：“革命已经遭到了背叛。”但是他们被当成是“左倾分子”并遭到警察的迫害，原因是他们企图破坏国家治安。再说他们只是一小部分

【合众国际社巴黎十一月十五日电】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通过了美国倡议的关于建立国际能源机构，以便对付世界能源危机的计划。

在该组织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进行的表决中，该组织二十四四个成员国中的二十一个投票赞成建立这个合作机构，法国、芬兰和希腊弃权。

该机构最初包括经合组织的十六个国家。经合组织的发言人说，澳大利亚、新西兰、葡萄牙、冰岛、挪威在理事会的表决中赞成建立该机构，但是由于不同原因而没有立即参加。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芝加哥大学的讲话中警告说，美国及其欧洲盟国以及日本必须立即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能源危机，否则就会面临混乱。经合组织——世界富有的工业国的俱乐部——正好是在基辛格的这个讲话之后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进行这个表决的。

经合组织说，国际能源机构的任务将是“实行一项全面的合作计划”，这项计划的主要目的是：

在石油供应方面，发展一种共同标准的应急自给、采取共同的节制需求的措施和在紧急时刻分配现有石油的措施；

制订并实施一项长期的合作计划，以便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促进与石油生产国以及其他石油消费国的合作关系。

最初与该机构合作的成员国有：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

十八日将在经合组织总部正式签署建立该机构的宪章。

人，因为大多数俄国人接受新上层集团的指导并竭力在各方面仿效他们。

例如，在无力获得一所乡村别墅的城市家庭中间现在流行租赁一间用木头盖的小屋的作法，这种小屋可以容纳二至四人以供度周末之用。这种木头小屋的租金每月为八十至一百美元。有条件的莫斯科人往往在首都周围的无数避暑地带租一块半英亩大的地，在那里大约花费一千八百美元就可以建造一座能容纳二人的小木屋和种植属于自己的果树和蔬菜瓜果。

苏联资产阶级的旅行热传染给了居民。每年大约有一千五百万俄国旅行者乘坐火车、大轿车或者自己的小汽车到波罗的海海滩、高加索山地或者黑海某个休养地去旅行。虽然只有一些特权人士才能到西方世界畅游旅行，然而许多俄国人可以到布拉格、布达佩斯、华沙、索非亚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国家的首都去旅游。克里姆林宫事务专家保罗·斯威齐在评论这些变化的社会后果时说：拥有两所住宅和到欧洲广大地区去旅行的可能性使苏联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更造成政府既没有计划、也没有料到的一些私人资本主义形式的复活。很简单，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出现了某些国家所不能满足的需要。

苏联及东欧地下公司、商店和私营企业迅速发展 对满足这些需求怀有热情的私人企业主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仿制布拉格或布达佩斯商店里陈列的最新产品。谁会阻止他们这样做呢？当局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或者让我们来看看姓索里内的一对上年纪的夫妇吧，他们想用自己的积蓄来盖一所小乡村别墅。政府不能向他们供应必要的材料和劳动力，要不他们就等待多年，以至可能太晚了。索里内夫妇只好聘请一家小型建筑公司。这种为数众多的小型建筑公司到处都有。谁也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们从那里弄到所用的砖、瓦和木料，但是他们拥有取之不尽的地下劳动力供应……人们在工厂下班后，靠自己干活来补充收入。

(待续)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通过建立国际能源机构计划

# 美联社记者评述南非内部情况

说南非白人政府正在采取一种“爬行的变革”，原因是葡萄牙在非洲统治的崩溃和南非国内白人劳力日益短缺

【美联社约翰内斯堡十一月三日电】（记者：拉里·海因策林）国内外的压力正在逐步消除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

看来政府采取的新的主动行动——人们称之为“爬行的变革”——正在逐渐地使这个国家废除一些受批评最多的法律或惯例。

但是有经验的政治观察家们说，虽然变革是明显的，但是执政党国民党的政策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

他们说，这些变革“太小、太晚”，等于是个热衷于保持白人至上的政权装饰一下门面而已。

这些变革不会给大多数黑人以选举权，或者建立一个多种族的社会，但是看来其目的是要消除或者悄悄地放弃种族隔离中更为苛刻的方面。

葡萄牙帝国在非洲

的崩溃以及南非国内有技术的白人劳工越来越短缺这两件事，似乎引起了人们对老问题进行许多新的考虑的原因。

自从独立的黑非洲和白人统治的南非之间的葡萄牙“缓冲区”突然崩溃以来，南部非洲发生种族冲突的可能性增长了。

在国内，南非的工业经济发现自己日益依赖于黑人劳工来保持发展。

南非内部，黑人和白人现在在一度严格实行隔离的百货店与超级市场内并肩工作。

成千上万的黑人正在担任一度只有白人才能担任的工作。

例如由于缺少白人，在南非新的电视制造业中，几乎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将是黑人。

在一些城市里，特别是在商业首都约翰内斯堡，白人和黑人现在都进同一个公园和图书

馆，那里黑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已经拿走。

与惯例相反，政府官员已出席英美外交官员举行的有各种种族的人参加的宴会。

在大多数城市的摩天楼里黑人白人现在乘同一个电梯，在五十年代这本来是不可能的。

政府最近在议会中建议废除这个国家在一八五〇年制订的引起争论的“主人和仆人”法。

批评者坚持认为，这个法律把南非黑人贬低为“奴隶劳动力”，这是侵犯人权。

反对政府的报纸欢呼取消这些法律的决定是“开明的和有人性的”。

虽然黑人罢工在名义上是非法的，但是，近年来罢工的次数一直在增加，而政府并没有给予严厉的惩罚。

政府最近宣布，将训练黑人、印度人和混血的南非人去国外从事外交工作，薪金将同白人一样。

另据宣布，非白人将在新闻部受训，以便到国外去担任工作。

在对外政策方面，调子已从蔑视和挑衅性的态度变为带有某种改革的低姿态的态度。一个明显的改变是对有争议的西南非洲——联合国称为纳米比亚——的态度。

在西南非洲首都温得和克的执政党最近建议，西南非洲所有种族组织举行会谈以决定这个领地的政治前途。

国民党队伍分裂成南非人称之为开明的和极端保守的荷兰后裔的非洲人。

后者是荷兰移民的后裔，他们占白人的百分之六十，因此，在讲英语的人中占有政治上的支配地位。

人们广泛认为沃斯特是“开明派”，但是，他在同“保守派”——他是依靠它在政治上才能生存下去——打交道时必须谨慎。

表明，黑非洲希望看到比勒陀利亚

撤出它的警察部队，公开撤出更好，并且对史密斯施加其影响以谈判一项包括释放目前被拘留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和迅速导致实行非洲多数人统治的解决办法。在这样背景下卡翁达提出了这前景：罗得西亚游击队活动将会停止。

毫无疑问，南非有能力迫使罗得西亚进行谈判，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它对罗得西亚实行全面制裁。它当然不会这样做。真正的而且目前无法回答的问题是在罗得西亚问题上比勒陀利亚准备走多远。

【美联社达累斯萨拉姆十月三十一日电】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内图昨天说，他预料下月将开始进行在安哥拉成立一个独立政府的工作。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在人民解放运动另一个解放组织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之间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他又说，任何走向统一的步骤将不包括第三个解放组织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因为这个组织没有得到非洲统一组织或是其他两个安哥拉解放运动中的任何一个组织的承认。

【法新社开罗十一月十五日电】《今日消息》周刊十一月十六日上午写道，萨达特总统收到了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两封重要信件。

这两封信，其中一封是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是由苏联驻开罗大使波利亚科夫在十四日转交给埃及国家元首的。这家埃及周刊接着说，一个苏联经济代表团最近将离开莫斯科前往开罗，任务是将在明年一月中在埃及首都举行的萨达特—勃列日涅夫最高级会晤进行准备。

【法新社特拉维夫十一月十五日电】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今天在这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指出，苏联二十艘船目前正在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港口卸武器。他说，叙利亚的任何单方行动都会遇到“空前强大”并随时准备应战的以色列的反击。

与此同时，他说，联合国在戈兰高地驻军是今年五月三十一日以色列同叙利亚签订的脱离接触协定的一个主要部分，驻军的撤离将意味着取消这一协定。

联合国安理会于今年五月三十一日批准建立戈兰部队，期限初步定为六个月，以后可以延长。

据观察家们说，拉宾所提到的目前苏联把大量武器运到叙利亚一事似乎证实了这里的政府人士的这样一种印象，即叙利亚要么会拒绝延长联合国驻军的期限，要么谋求以色列从戈兰高地进行新的后撤作为交换条件。

进一步撤军目前是以色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准备接受的东西。

据观察家们说，拉宾在今天以前常常向叙利亚提出警告，但鉴于在这样一个时候——联合国作出延长（驻军）期限的决定已迫在眉睫的时候——大量武器运抵叙利亚，他提出的新警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 法新社报道

### 《佩雷拉要求开始佛得角独立的谈判》

【法新社比绍十一月八日电】题：佩雷拉要求开始关于佛得角独立的谈判

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总书记佩雷拉在十一月六日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要求葡萄牙和几佛独立党立即就佛得角群岛的独立开始谈判。他说，“在阿尔及尔协议签署

后，为了确定佛得角独立的具体途径，葡萄牙政府和我们党立即开始谈判，我们认为这是当前之急。这是为在我们群岛非殖民化的和平的建设性的过程创造必要的信任和安静气氛的唯一办法，这个办法已在几内亚（比绍）获得成功，我们结束了打了十多年时间的战争”。

## 美国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到非洲活动

【法新社约翰内斯堡十一月十四日电】美国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伊萨姆一直在对非洲次大陆十国进行调查访问，到目前为止，他已会见了博茨瓦纳、扎伊尔、莱索托、马拉维和赞比亚的总统。

他预定在返回华盛顿以前还访问斯威士兰和莫三鼻给。

【法新社开普敦十一月十日电】来访的美国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

伊萨姆昨天在这里会见了南非领导人。他称这次会谈是“有成果的”。

【法新社约翰内斯堡十一月九日电】关于伊萨姆的非洲之行，他说，考虑到葡萄牙领土即将独立，他一直在使自己熟悉情况。

他说，他同扎伊尔、马拉维、坦桑尼亚、赞比亚和博茨瓦纳的政府领导人讨论了莫三鼻给和安哥拉即将独立问题。

似乎表明双方的态度有了某种缓和。虽然这两个人以前说过，他们在南部非洲的目标是和平而不是暴力，但是，他们这次也许说得稍微热烈一点。

卡翁达关于他和其他非洲领导人宁愿通过谈判在罗得西亚达成一项解决办法，以及他表示愿意要求游击队在谈判进行的同时停止活动（虽然这只是重述一九六九年卢萨卡宣言）的谈话，正在被认为是和解的。

但是，所有这一切到底新到什么程度呢？

考虑到独立的黑非洲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南方之间十多年来根本敌对背景，一剂很浓的现实主义药方是管用的。如最近的事态发展所预示的，这种变化——如果它结果是这样的话——从双方来说都是一种策略的而不是战略的变化。完全没有迹象表明，沃斯特和他的任何部长（或他们的任何白人选民）准备放弃种族隔离并让占多数的黑人统治南非。也没有一点这样的可能性，即：卡翁达、任何其他主要的非洲领导人或任何流亡的南非黑人政治家将抛弃他们对这个共和国的白人至上主义的强烈反对。采取的策略是要通过和平方式在这些领地上实现变革，如果真有可能。只有在罗得西亚——以及在纳米比亚的情况下，游击队活动才将成为主要的武器，虽然，游击战争将继续下去，直到有意义的谈判为白人政权所接受为止。因此，正是在罗得西亚、比勒陀利亚将首先受到考验。卡翁达周末对沃斯特的回答清楚

报道刊

## 萨达特收到勃列日涅夫的两封信

以色列总理拉宾说苏二十艘船在叙利亚港口卸武器

## 安哥拉两个对立组织发生冲突

【合众国际社罗安达十一月十一日电】据

军方人士今天说，谋求在里斯本军队离开时控制这个葡属殖民地的两个敌对的黑人自由战士组织之间在周末发生战斗，有二十多人被打死。射击是在一个郊区开始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上周抵达首都之后在这个地区建立了总部。敌对的一方——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昨天抵达这里，并进入了设在闹区的总部的据军方人士说，这场战斗是在这两个敌对的组织的支持者中间发生的。

黑人的第三个政党——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也在首都建立了基地，并接受了里斯本政府关于建立一个包括非洲民族主义者在内的过渡政府的建议。

【美联社达累斯萨拉姆十月三十一日电】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一月七日刊登英国著名医生洪若诗在港大医学会等单位演讲会上作的题为《我在新中国十五年》的演讲，摘要如下：

首先请原谅我不能用你们的语言讲话，因为我不懂普通话（以上他是用普通话讲的，因而引起全场笑声）。今次我经港访华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希望到北京去探望我很久不见的同志们，其次，正如大会的主席先生说的那样，去了解一下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情况。

很久以前我到过这里，当我刚开始行医时，我在假期中曾在船上工作。这艘船来中国时，第一个停泊的港口就是香港。正是在香港，我开始认识中国，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中国产生了感情。回顾我在一九三六年最初接触的中国（我是在一九六九年离开中国的），与我明天将要回到的中国对比起来，差别是巨大的。一九三六年我见到的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那是一个很贴切的名称，因为那时中国到处都是穷困、疾病、腐败，特别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国的军舰停泊在中国的河内中，外国军队在街上昂首阔步，城市被分成这个那个租界，到处是武装警察，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家园里竟完全没有权利。每天早晨，尸体随处可见，这些人都是晚上因饥寒交迫而死的，到处都是妓女、乞丐，贫富的强烈对比是我从未见过的。当我离开中国时，我很幼稚，我觉得中国很需要来一个革命。其实我不知道当时已经有很多中国人在这样想并且在积极进行革命了，而且已经有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导，并且取得了不少的成就。这就是我在一九三六年所看到的中国。

明天我要回到的中国是一个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的国家，这些问题不但多世纪来困扰着中国，也困扰着世界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已经解决了人民食粮的问题，当然中国不是一个富有的国家，我不想给人们觉得中国是一个富有的、没有问题和困难的国家这样一个印象，中国还面对着很多问题，很多困难，还是一个比较贫穷和发展中的国家，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粮食、没有人受饥饿的威胁，没有人光着身体没有衣服穿，没有人缺乏居住的地方，没有人失业，所有儿童都可以入学，消除文盲。但是一九三六年我见到的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没有机会入学而成了文盲。

旧中国的经济问题要比现在在很多国家的经济问题更为严重。我以前有一个年老的中国教师，他一辈子是教外国人学中文的，当时我能讲的中文不多，因为他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关于旧中国的东西。他曾对我说，以前他的薪金是在星期五晚上发的，钱是用一个大袋装满交给他的，这并不表示他的薪酬很高，其实他是很穷的，只不过当时的纸币不值钱。他收到薪金后便马上跳上脚踏车，尽快把钱拿去买东西，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把钱留到星期一，纸币的价值便会下跌百分之五到十。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就是这样厉害。

中国现在完全没有涨风，它的经济是全世界最稳定的。我在新中国十五年之久，必需品的价格没有上涨一分钱。有些是有变动的，不过是下降了。如手表、脚踏车、收音机、暖水壶等，价钱比以前更便宜了，更普遍了。

中国是一个没有负债的国家，人民没有负债，他们不用象我们那样以分期付款的方法，永远付不完。中国国家也没有负债，既没有内债、也没有对世界任何国家负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说自己是无外债内债的。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改进，我说中国是比较穷的，但值得注意的，她是向富的方向发展。中国是越来越好，每天每个方面都是越来越好。

我不准备花更多时间谈中国的成就了，因为更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是中国伟大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其实这里没有什么秘诀。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每一方面的成就都是因为有了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领导而取得的，这就是成功的先

## 英国著名医生洪若诗在香港发表演讲

# 《我在新中国十五年》

决条件和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我认为每个国家总有一天会达到，可能有些易些，有些难些。然而这不是最困难的一部分，最难的还是紧接着夺取政权以后，怎样把这个国家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正是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一项谁也不能预料在什么时候才能完成的工作，是今年呢？明年呢？十年呢？还是五十年呢？根据我在中国十五年，特别是最后的三年，即文化大革命时的经验，我完全相信，中国一定能达到它的目的——建成共产主义。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自私将成为历史的社会，每一个人不只在经济上得到解放，而且在思想上、理想上、社会上都得到解放的社会必然来临，尽管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路程。

我今天准备跟大家谈的，是一些有关医疗方面的问题。从医疗制度，可以反映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医疗服务影响到每一个人，从生到死，医疗服务不可缺少。看中国的医疗制度，我们可以了解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也是我首先要谈的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并不是由中国发明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并不是由政客、天才、帝王将相所创造的，而是由广大的人民群众创造的。既然如此，那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对群众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呢？

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观点去分析群众意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制订的政策，再让人民群众实践检验。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有很多的成就。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中国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初，面对着庞大严重的医疗问题，其中一个便是医生的缺乏，当时大约有三万个西医，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城市，解放时，他们之中有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会对他们不利，跑了去台湾、香港、旧金山、伦敦、纽约、澳洲等地，当然亦有一些留下来，包括一些有高级医术的医生，但他们都在大城市里，并且收费有时很贵，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嗜财如命，但中国人民是如此的穷，连饭钱也不够，所以根本付不起医药费，况且，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居住在农村里，那里除了个别教会医院外，根本没有医疗人员。当然有一些中医，但一方面人数不多，二来他们所收的医药费又不是穷人可以付得起的，于是，五亿人就生活在一个医疗的真空中。解放后，走群众路线，这问题很快就逐步解决了。毛主席说：“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那里人口占全国大部分，而农业是中国的经济基础，所采用的方法，是依靠广大农民。具体地说，训练农民作为医生。我可以就这方面谈谈自己的经验，虽然它可能是微不足道、片面和不完整的，但也值得拿来谈一谈。我当时在一间北京的现代化的城市医院工作，那是一个医治外科和儿科的专科医院。有一天，医院号召组织一个流动医疗队到农村去服务，很快，报名的人已超过需求的人数，医疗队什么人都有。他们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工作了一整年。他们有一项任务，便是训练赤脚医生。在十一月的一天，那时的天气比香港寒冷得多。第一批三十二个青年男女社员从各生产大队涌来，我们将一间仅可防风的简陋的屋子作医学院，大家一同度过四个月。春天来了，他们再回到生产队从事耕作。……四个月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我们给他们一些基本的医疗知识，这些跟我在英国教书时给低班学生的授课一样。那一批学生，从前只念过几本书，当我比较两批学生的学习进度时，我不禁要问为什么那些农民竟然学得比医科学生快得多呢？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不相信从整个种族与种族来看有智力上的差距，或是单单由于中国人是比较勤奋。原因主要还是他们被选出来的方法，他们是由各人民公社根据他们的政治水平作主要准绳而选出来的，政治水平

不是指他们是否能够背熟马列或毛主席的著作，或他们的头衔或领有勋章的多少，而是他日常的行为表现，是为集体，为社会主义，为祖

国，还是为私利？是勤奋、积极、有进取心，还是相反？政治水平高，又加上自愿报名，便由群众推举去接受赤脚医生训练。他们之希望训练成为赤脚医生，不是希望脱离耕作，不是为一份舒服的整洁的工作，而是为人民服务，是这样，才会被群众推举选拔出来。当然也要考虑其他的条件，例如学历，但这不是决定性的。那些年轻的医生被选出来，他们是承担一个重大的使命，他们有决心，诚恳，努力不懈的学习，进度快是很容易理解的；加上师生之间也没有隔膜，我们一起工作，吃一样的食物，穿一样的衣服，没有什么隔膜，学习也搞得更好。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把各种因素融汇贯通而加以分析，而不是把各种因素硬崩崩分割开来。在西方，有种种的阶层分界，在医疗，有医学预科、医科毕业生、深造生、大学毕业生、研究院士等等。中国不相信这一套，中国基本是采取综合的教学法。例如有一位病人患上咳嗽，我们便一块儿诊断病情，又例如去杀一头猪或鸡，学习肺部的动作；把肺吹气，学肺部组织，各种肺部的疾病和医疗方法。故他们所学的都是有用的，生动的和可以实践的。过了四个月，他们便回农村。农民健康有问题，便去看这些赤脚医生。通常的毛病，赤脚医生都能处理，如果他们不能处理，赤脚医生可以这样对人说：“我不但可以打电话到就近的乡村，亦可以打电话到流动医疗队征求意见，讨论病情，如果需要的话亦可以把病人送到医院去，亦可以把医生叫来，医生时刻和我们在一起。”

每个星期，医疗队会到各村去，和那些受训的赤脚医生一起看病，传授知识，这样，在整整一个夏天和秋天这些赤脚医生不断地从实践中学习。第二年的冬天，他们又会接受第二阶段的训练。尽管他们得不到什么徽章、名誉、学位，事实上在中国不会有什么人会得到什么学位的。中国人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他们是不会把人分成什么博士、硕士、学士之类（笑声）的，是要把人们团结起来，就好象在人民军队里面一样，当然中国的军队是很强大的，但是他们是不必要有什么上校、中校，三划四划之类的东西（笑声）。他们有工作的分配，那位负责班的指挥工作的是班长同志，那位负责团指挥的，是团长同志，负责师指挥的，是师长同志，假如是个士兵，他就是位士兵同志。同样的这些赤脚医生不要什么名堂，什么学位，亦不要金钱，他们一切医疗服务都是不收费的，那是对人民的一种服务。他们和其他农民一样，依然在田里工作，所不同的是他们学了另一种技能，可以无私地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保护着该区人民的健康。

这项政策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今天已经有大约一百万的受过训练的赤脚医生，他们不全是医生，其中有些是育婴员，有些是节育辅导员，有些是卫生员，照顾环境卫生，但他们都是医务工作人员。

一百万的医务人员大多数在农村。那就是说，每六百人中就有一位。那就是说，每一个人，大人或小孩，不论他们住在那里，他们都能够得到医疗服务。这是在中国五千多年历史中的第一次，也是在世界第一次出现的事情，这不单是说在贫穷国家或地区，就算是在那些富有的国家，譬如美国吧，也没有的。美国就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是得不到这样的医疗服务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医药费，因此，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虽然，从西方的角度，有些人会这样说：“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们受过的训练太少了……”他们不知道，除了训练以外，一个好的医生，还需要些什么其他条件呢？怎样去分辨一个医生是好还是不好呢？是否只是知识、专长、技术、经验才重要呢？还是他对病人的态度、他的责任感，为人民服务的坚决意志更重要呢？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待续）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十一月七日刊登英国著名医生洪若诗在港大医学会等单位演讲会上作的题为《我在新中国十五年》的演讲，摘要如下：

首先请原谅我不能用你们的语言讲话，因为我不懂普通话（以上他是用普通话讲的，因而引起全场笑声）。今次我经港访华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希望到北京去探望我很久不见的同志们，其次，正如大会的主席先生说的那样，去了解一下新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情况。

很久以前我到过这里，当我刚开始行医时，我在假期中曾在船上工作。这艘船来中国时，第一个停泊的港口就是香港。正是在香港，我开始认识中国，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中国产生了感情。回顾我在一九三六年最初接触的中国（我是在一九六九年离开中国的），与我明天将要回到的中国对比起来，差别是巨大的。一九三六年我见到的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那是一个很贴切的名称，因为那时中国到处都是穷困、疾病、腐败，特别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国的军舰停泊在中国的河内中，外国军队在街上昂首阔步，城市被分成这个那个租界，到处是武装警察，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家园里竟完全没有权利。每天早晨，尸体随处可见，这些人都是晚上因饥寒交迫而死的，到处都是妓女、乞丐，贫富的强烈对比是我从未见过的。当我离开中国时，我很幼稚，我觉得中国很需要来一个革命。其实我不知道当时已经有很多中国人在这样想并且在积极进行革命了，而且已经有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导，并且取得了不少的成就。这就是我在一九三六年所看到的中国。

明天我要回到的中国是一个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的国家，这些问题不但多世纪来困扰着中国，也困扰着世界其他国家。例如，中国已经解决了人民食粮的问题，当然中国不是一个富有的国家，我不想给人们觉得中国是一个富有的、没有问题和困难的国家这样一个印象，中国还面对着很多问题，很多困难，还是一个比较贫穷和发展中的国家，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粮食、没有人受饥饿的威胁，没有人光着身体没有衣服穿，没有人缺乏居住的地方，没有人失业，所有儿童都可以入学，消除文盲。但是一九三六年我见到的中国，百分之九十的人没有机会入学而成了文盲。

旧中国的经济问题要比现在在很多国家的经济问题更为严重。我以前有一个年老的教师，他一辈子是教外国人学中文的，当时我能讲的中文不多，因为他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关于旧中国的东西。他曾对我说，以前他的薪金是在星期五晚上发的，钱是用一个大袋装满交给他的，这并不表示他的薪酬很高，其实他是很穷的，只不过当时的纸币不值钱。他收到薪金后便马上跳上脚踏车，尽快把钱拿去买东西，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把钱留到星期一，纸币的价值便会下跌百分之五到十。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就是这样厉害。

中国现在完全没有涨风，它的经济是全世界最稳定的。我在新中国十五年之久，必需品的价格没有上涨一分钱。有些是有变动的，不过是下降了。如手表、脚踏车、收音机、暖水壶等，价钱比以前更便宜了，更普遍了。

中国是一个没有负债的国家，人民没有负债，他们不用象我们那样以分期付款的方法，永远付不完。中国国家也没有负债，既没有内债、也没有对世界任何国家负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说自己是没有外债内债的。

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改进，我说中国是比较穷的，但值得注意的，她是向富的方向发展。中国是越来越好，每天每个方面都是越来越好。

我不准备花更多时间谈中国的成就了，因为更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是中国伟大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其实这里没有什么秘诀。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每一方面的成就都是因为有了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领导而取得的，这就是成功的先

## 英国著名医生洪若诗在香港发表演讲

# 《我在新中国十五年》

决条件和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我认为每个国家总有一天会达到，可能有些易些，有些难些。然而这不是最困难的一部分，最难的还是紧接着夺取政权以后，怎样把这个国家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正是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一项谁也不能预料在什么时候才能完成的工作，是今年呢？明年呢？十年呢？还是五十年呢？根据我在中国十五年，特别是最后的三年，即文化大革命时的经验，我完全相信，中国一定能达到它的目的——建成共产主义。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自私将成为历史的社会，每一个人不只在经济上得到解放，而且在思想上、理想上、社会上都得到解放的社会必然来临，尽管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路程。

我今天准备跟大家谈的，是一些有关医疗方面的问题。从医疗制度，可以反映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医疗服务影响到每一个人，从生到死，医疗服务不可缺少。看中国的医疗制度，我们可以了解社会主义制度。最重要的，也是我首先要谈的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并不是由中国发明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并不是由政客、天才、帝王将相所创造的，而是由广大的人民群众创造的。既然如此，那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对群众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呢？

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观点去分析群众意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制订的政策，再让人民群众实践检验。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有很多的成就。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中国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初，面对着庞大严重的医疗问题，其中一个便是医生的缺乏，当时大约有三万个西医，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城市，解放时，他们之中有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会对他们不利，跑了去台湾、香港、旧金山、伦敦、纽约、澳洲等地，当然亦有一些留下来，包括一些有高级医术的医生，但他们都在大城市里，并且收费有时很贵，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嗜财如命，但中国人民是如此的穷，连饭钱也不够，所以根本付不起医药费，况且，百分之八十的中国人居住在农村里，那里除了个别教会医院外，根本没有医疗人员。当然有一些中医，但一方面人数不多，二来他们所收的医药费又不是穷人可以付得起的，于是，五亿人就生活在一个医疗的真空中。解放后，走群众路线，这问题很快就逐步解决了。毛主席说：“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那里人口占全国大部分，而农业是中国的经济基础，所采用的方法，是依靠广大农民。具体地说，训练农民作为医生。我可以就这方面谈谈自己的经验，虽然它可能是微不足道、片面和不完整的，但也值得拿来谈一谈。我当时在一间北京的现代化的城市医院工作，那是一个医治外科和儿科的专科医院。有一天，医院号召组织一个流动医疗队到农村去服务，很快，报名的人已超过需求的人数，医疗队什么人都有。他们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工作了一整年。他们有一项任务，便是训练赤脚医生。在十一月的一天，那时的天气比香港寒冷得多。第一批三十二个青年男女社员从各生产大队涌来，我们将一间仅可防风的简陋的屋子作医学院，大家一同度过四个月。春天来了，他们再回到生产队从事耕作。……四个月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我们给他们一些基本的医疗知识，这些跟我在英国教书时给低班学生的授课一样。那一批学生，从前只念过几本书，当我比较两批学生的学习进度时，我不禁要问为什么那些农民竟然学得比医科学生快得多呢？我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不相信从整个种族与种族来看有智力上的差距，或是单单由于中国人是比较勤奋。原因主要还是他们被选出来的方法，他们是由各人民公社根据他们的政治水平作主要准绳而选出来的，政治水平

不是指他们是否能够背熟马列或毛主席的著作，或他们的头衔或领有勋章的多少，而是他日常的行为表现，是为集体，为社会主义，为祖

国，还是为私利？是勤奋、积极、有进取心，还是相反？政治水平高，又加上自愿报名，便由群众推举去接受赤脚医生训练。他们之希望训练成为赤脚医生，不是希望脱离耕作，不是为一份舒服的整洁的工作，而是为人民服务，是这样，才会被群众推举选拔出来。当然也要考虑其他的条件，例如学历，但这不是决定性的。那些年轻的医生被选出来，他们是承担一个重大的使命，他们有决心，诚恳，努力不懈的学习，进度快是很容易理解的；加上师生之间也没有隔膜，我们一起工作，吃一样的食物，穿一样的衣服，没有什么隔膜，学习也搞得更好。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把各种因素融汇贯通而加以分析，而不是把各种因素硬崩崩分割开来。在西方，有种种的阶层分界，在医疗，有医学预科、医科毕业生、深造生、大学毕业生、研究院士等等。中国不相信这一套，中国基本是采取综合的教学法。例如有一位病人患上咳嗽，我们便一块儿诊断病情，又例如去杀一头猪或鸡，学习肺部的动作；把肺吹气，学肺部组织，各种肺部的疾病和医疗方法。故他们所学的都是有用的，生动的和可以实践的。过了四个月，他们便回农村。农民健康有问题，便去看这些赤脚医生。通常的毛病，赤脚医生都能处理，如果他们不能处理，赤脚医生可以这样对人说：“我不但可以打电话到就近的乡村，亦可以打电话到流动医疗队征求意见，讨论病情，如果需要的话亦可以把病人送到医院去，亦可以把医生叫来，医生时刻和我们在一起。”

每个星期，医疗队会到各村去，和那些受训的赤脚医生一起看病，传授知识，这样，在整整一个夏天和秋天这些赤脚医生不断地从实践中学习。第二年的冬天，他们又会接受第二阶段的训练。尽管他们得不到什么徽章、名誉、学位，事实上在中国不会有什么人会得到什么学位的。中国人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他们是不会把人分成什么博士、硕士、学士之类（笑声）的，是要把人们团结起来，就好象在人民军队里面一样，当然中国的军队是很强大的，但是他们是不必要有什么上校、中校，三划四划之类的东西（笑声）。他们有工作的分配，那位负责班的指挥工作的是班长同志，那位负责团指挥的，是团长同志，负责师指挥的，是师长同志，假如是个士兵，他就是位士兵同志。同样的这些赤脚医生不要什么名堂，什么学位，亦不要金钱，他们一切医疗服务都是不收费的，那是对人民的一种服务。他们和其他农民一样，依然在田里工作，所不同的是他们学了另一种技能，可以无私地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保护着该区人民的健康。

这项政策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今天已经有大约一百万的受过训练的赤脚医生，他们不全是医生，其中有些是育婴员，有些是节育辅导员，有些是卫生员，照顾环境卫生，但他们都是医务工作人员。

一百万的医务人员大多数在农村。那就是说，每六百人中就有一位。那就是说，每一个人，大人或小孩，不论他们住在那里，他们都能够得到医疗服务。这是在中国五千多年历史中的第一次，也是在世界第一次出现的事情，这单是说不单是在贫穷国家或地区，就算是在那些富有的国家，譬如美国吧，也没有的。美国就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是得不到这样的医疗服务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医药费，因此，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虽然，从西方的角度，有些人会这样说：“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们受过的训练太少了……”他们不知道，除了训练以外，一个好的医生，还需要些什么其他条件呢？怎样去分辨一个医生是好还是不好呢？是否只是知识、专长、技术、经验才重要呢？还是他对病人的态度、他的责任感，为人民服务的坚决意志更重要呢？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待续）